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文靖公以文

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文靖扈從此北征前後錄
之所以作也公孫太學生榮出以

視予予俾龍泉令姜學夔繡梓以
廣其傳榮求言序諸首嗚呼夏之
有夷猶陽之有陰晝之有夜理之
所必有者也自周宣王逐玁狁後
若漢高祖雄才大畧括囊宇宙亦
受冒頰之侮漢業日隆五單于爭
立宣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

僅有者也至晉五胡雲擾遂僭帝
王之號拓跋氏興黃屋左纛純擬
漢制矣惟唐太宗之英武始能一
扼其吭後復瓜潰癰決至宋壞爛
斯極有元勅興腥羶中土亦開闢
之所創見極盛而衰倚伏常理我
朝治隆唐虞瀚海無波大漠無塵穹

廬之下間有假息遊魂雉奔兔伏
踰垣革竊臨以大軍逃命竄匿尚
何足計者耶予竊祿于

朝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貢俯伏
殿陛之下氣不敢喘睛不敢運以為
曠古所無及讀此錄始知

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摧陷三境

新刊金文靖公前北征錄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京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之雄車馬之盛旌

旗之衆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饒鼓之聲雷震山谷晚

次清河行李載車上途間車行甚艱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回取

隨身行李炒糈車及餘物俱不能將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

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寒發沙河午

次龍虎臺皂隸小尹等四人與食馬軍小李俱至十三日早發

龍虎臺度居庸關上下人馬輳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頃更大雪少頃雪

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照耀於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岩巒



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寺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暮如暎昏
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見幼孜三人無帳房令麾下送帳
房來借取雪煎陽羨茶各飲一盃而卧三鼓起營取去帳房勿
致三人取氊衫覆而寐天明視之衣上皆霜而所卧之旁積雪
盈尺光大咲謂幼孜曰今亦可謂卧雪眠霜矣十四日早發水
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

上馬過前上咲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
雪霽千岩萬壑徼列霄漢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
次懷來得黃亨士宗豫楊諭德士奇編脩周述書開緘讀之不
竟情況與異日殊也不歷此者自是不竟午次鎮安驛十六日

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
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為唐太
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即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
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
堠下有故永安寺基有歐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
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於河側其半
出地上俗傳以為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記載可考竊以為
遼金時所造者行李餘路甚窄僅可以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
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
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嶮然下壓下
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垢裂可畏

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

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詛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肴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府

上關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
駐蹕宣府關武營內二十日

去直抵大同出大同即寧下今城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寧直
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求無事矣二十三日

駐蹕宣平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
近岸冰未解水曲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
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
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

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然入關兩峽石
壁崎嶇如削時車馬輳集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
冰滑馬蹄時踏間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
便旋靴底沾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
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

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
為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上門為車所塞從土隄而下地
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

都督馬旺先來有帳房要予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馱肉鹿炙而
上召獨光大往

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
其是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往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
僕令麾下送帳房時風益急帳房不得張以行李堆起略可蔽
風用帳房覆于上連衣靴而卧寒不可禁達旦不寐二十六日
僕從稍稍至

駐蹕興和

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
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尔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
為斬因怒為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

聖諭二十七日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巴而大風復晴二十八日風寒

駐蹕興和

上曰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和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悅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度明日有精神歸帳房臨睡已三鼓矣自

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

駐蹕興和初六日

駐蹕興和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對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鴛鴦鴻雁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警歎者白者如雪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翩躚迴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鑿戍

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

上見未若尔等今日親見之

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餉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等叩頭退初八日

駐蹕鳴鑿戍夜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

駐蹕鳴鑿戍

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蹕鉦鼓震動

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竟甚多見慣者自是未竟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鑿成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斃角于地長數尺許橫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

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駝鼠穴也馬行其上為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綠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上名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驃非野馬汝輩詳觀之比來每物見之足廣闊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鹽地又行十餘里過

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

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

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比時少水晚下微雨將暮未飯都督薛祿邀余數人飯食麩及青豆粥淹鵝黃羊醬瓜菜

數品無水飲馬從者至皆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足十一日

駐蹕凌霄峰北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大晴十二日

駐蹕凌霄峰雪已消夜復下雪十三日

駐蹕凌霄峰午復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淅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四
駐蹕凌霄峰十六日五鼓發凌霄峰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索馳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
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聞無一人但見鹿
蛻角蒲地間見人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
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
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
畧休息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

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餅同食軍帥往東南山谷中

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
里遇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
石壁嶢岩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叠高低宛如人所為者自與
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樺樹一株甚
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意外
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至
絕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麩忽寧陽侯至要予三人同食付即至
營午後餼羊天鵝適其新射得野馬就燒食飲燒酒兩盃予急
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他
飯畢久俟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
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

果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壞不堪騎而前騎皆去惟勉
仁相去稍近乃呼之少待勉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
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
馬光大問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
過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携數騎下山麓東南有間
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壘
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湧而下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
遥望山外有火光以為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
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半微雨復下予二人
相顧慘亡不樂俟天曙韉馬復行雨雪交下行一里許至山坡
下有一帳房戈戟圍列漸聞人語予意必光大也詢之果然
蓋光大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宵亦回息于此相去數十里

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而皆有慘然之色十七日早
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見銅角寺隔山谷間
又過一山見隊五前進即勒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
言

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遇都指揮孫霖與借馬鞍霖推從
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水磧見

上主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

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咲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

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
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致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

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為報十八日

駐蹕錦水磧

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

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

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

上指示曰此魯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園二十日

駐蹕環瓊園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鷄午次

虜川自此水多熱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

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

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二日早發虜川午次金剛泉日

暮

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

上曰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莫知其極二十三日

駐蹕金剛泉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芦菰根白色大者徑

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芦菰

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泉夜甚寒

上召草勅硯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泉午次小甘泉有海子頗

寬水甚清醜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此

央灤也地志云死央灤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

夜召語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

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
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敕幼孜三人按撫徐行執筆書草成
上已行三里餘飛鞚至

上前視草觀畢令騰真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大其泉二十此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
瓜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
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謂躍上鼯兔者也有鹽海子
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
大其泉北十里屯駐二十九日早發大其泉北午次清水源有
鹽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

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亭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沸

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一日

駐蹕清水源初二日

駐蹕清水源進神應泉銘初三日

駐蹕清水源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特大風寒予

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

上顧而咲曰今日秀才駿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
至此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
十餘里

上召曰豳風云一之日厲發二之日栗然今已秀萋之時而氣為栗
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
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
上咲曰尔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

上于帳殿

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咲曰今為冷亭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桃花數莖盛開草莽中忽觀此亦甚奇特

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毫筆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填滿泉水

溢出旋復壅塞初八日早發玄石坡午次鳴轂鎮初九日早發鳴轂鎮是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勉仁取水調羹各飲一柳瓢干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飲新極井皆鹹苦取水飲馬人湊集井上不得馬渴不肯去遇都督薛祿令麾下取水與飲馬復行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人皆疲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砢層疊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化甸

上與光騎行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之于篋至夜方飯而從者俱未至中官孟驥假予帳房飼馬于旁既而脫概逸去至四鼓起視已不見與光大繞營周匝數回尋至天明始為營西北得之初五日

駐蹕歸化旬食後從者稍上至十一日

駐蹕歸化旬十二日早發歸化旬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墮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為玩幼孜亦欲與光大拾之後騎至塵起遂去午至楊林戍地亦有美石幼孜與光大共拾予得之獨多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臨有泉出于營之西南處命名曰神贖泉十三日

駐蹕楊林戍十四日

駐蹕楊林戍十五日

駐蹕楊林戍十六日早發楊林戍午次禽胡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白石

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及

午次香泉戍十八日早發香泉戍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榆林叢生不甚高有鳥巢甚牢固拳手可探之皆鷹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甚闊人云國初征和林州所築屯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峰有石

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於井中取水飲馬至營後命

上西營前高峰而坐

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

上登靈顯翠秀峰令幼孜四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於廣武鎮載水

至此晚炊二十日早發高平陸午次懷遠塞二十一日早發懷遠塞午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猷泉

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毋石并書雲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

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双秀峰是程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

發双秀峰踰時至威虜鎮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峯二十六日早發紫霞峯晚至玄雲谷使臣舒百力

自瓦剌回

上召幼孜三人隨

駕同行听其言瓦剌事夜命寫勅無卓以擅覆地伏而書之書畢

巳四鼓矣二十七日早發玄雲谷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

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亦嶽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

清寨有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二十九日駐蹕長清寨三十日早發長清寨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益者遂令益工圖之晚下兩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清氣據地之如清山白雲

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為信然

上咲曰此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

北征錄
選見臚狗河又過一岡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如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曰臚
馬河上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峻岸旁多榆柳水中
有洲多芡葦青草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食芡疾水多魚頃
有以來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初二日
駐蹕平漠鎮賜食

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田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嶽
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辰發祥雲嶽午次蒼山峽哨馬
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夾進并得馬四疋來進初五日
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戍地多野韭沙蔥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
花似决明莖似栲栳有刺葉小圓而未銳人將取其花食之
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苜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

日發雲臺戍午次錦屏山初七日發錦屏山午次玉華峰初八
日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欵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扎
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賞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侯帥領駐劄河
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北大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
營中初九日早雨

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尔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有不及或為尔
累尔番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
門馬上相別殊竟愴然目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

送至大營清遠侯復遣人護送馳詣

上所蓋欲以為向道也初十日仍駐河上十一日收拾行李隨清遠侯移營入土城中去舊營可四五里許十二日住城中方定帖午後主事楊砥過帳房中坐移時去十三日清遠侯邀作午飯嘗沙韭及鮮魚十四日食後出城南縱步片時即回帳中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

上追逐胡虜動靜晚袁中書相過十六日食後同張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一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甚適回至張侍郎處作午飯十七日早食後有中官數人來過邀余吃茶并取麩共食十八日早食後訪張侍郎旋煮茶調麩各啜一甌十九日食後用捷音將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日食後夜中書過帳下與語片時去午後往城南外遇雨即回二十一日

早飯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光大與勉仁先往予收拾行李起帳房後往行十里許遇雷雨乃駐馬俟雨過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

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走行者俱不得從幼孜三人僕隸皆遣隨清遠侯回不得已各留馬夫一人飼馬看行李是日發平湖詔及書敕諭數道甚忙迫午後起營幼孜三人各牽一馬載行李且乘且牽甚竟艱難晚次威遠戍無帳房乃采柳枝作鍋鋪長可五六尺闊可三四尺上覆以氈衫下以氈條藉地僅可蔽風雨予與光大二人同卧予白昨讀足下蓬窩詩今復共此清寂相視大發一咲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為兩所壓衣服皆濕幼

攷三人冒雨入方尚書帳房內避雨午後雨止發威遠戍幼孜
三人收拾行李稍後隨駕不及度臚胸河人馬湊集河上見安
遠伯與同行兩道水漲滄及馬腹幼孜三人各牽從馬上爭改
陷泥淖者無數三人馬行無恙登岫私自相慶緣河行數里多
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昏黑不至夜久
方到適幼孜三人被

名俟立帳殿外且營中馬驚予三人俱恐馬逸立不能安久方
出營首問馬從者云先覓馬驚緊繫縶之得不走心方懼是夜
有

旨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几步行者亦得相從幼孜二
人記安遠伯取皂隸及帳房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
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從者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

房內皆水令皂隸從傍及中掘坎注水須臾坎滿以梳車水至
暮雨止地濕不可睡令皂隸采濕草鋪地用馬糞及穉席鋪
之加毛裘於上畧可睡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氈裘皆潤二十五
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
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為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
午至河午食後度河上水稍深擿鞍不能度幼孜三人俱脫衣
乘散馬以度水沒馬及腰以上及岫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
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双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双清
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度都督馬榮許方尚書度
河方尚書邀予三人同姓西行七八里至馬都督度河處見其
並無區畚且指使予輩從他度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過東寧
衛指揮裴牙失帖木兒旋縛筏度予三人即指使其麾下

之人樂然听命先度予輩及行李訖彼然後度裴指揮復令麾下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為餽裴女直人善射

上選其三百人扈從能輕財好義觀其所為勦常萬倍當時達官貴人不為少矣每日聚會相咲語其力皆足以度予輩甚不為難而邂逅之間面目相視如不相識於此尚然而况於臨大患者乎此裴指揮所以為難得也晚次平山旬

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津可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筏而度不知官筏尤難度光大備言裴牙失帖木塊度河之故

上嘆曰朕度河時已命筏上度汝何不由彼而度光大曰臣實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故不由彼度

上嘆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無惧乎因度水得一木板上有書字就以進

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

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旬晚次盤流戌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戌晚次凝翠岡初二日發凝翠岡午經闊深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者無畔岍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故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發玉帶河晚次雄武鎮

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獨予失去所騎馬二匹周匝營中

北征錄
尋數回不見而夜深漸亮疲倦及睡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
雄武鎮問方尚書借馬騎至營中復徧歷營中尋馬至東北營
外忽見所騎棗騮馬縻繫帳房傍馬見予低回似欲言者聞一
卒言此馬昨晚為中官從者所獲適牽至此若來遲恐移至他
所不復可見矣予遂牽回帳中諸公莫不舉手相慶晚次清胡
原初五日發清胡原晚次澄清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度河
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
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
度河上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箇山上甚峻核遠望如
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嶺簇多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孰謂虜地有此奇觀
也晚次蒼松峽隔峽坡陀間樹林蒼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

茂荒草深數尺而草梢俱為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知
虜騎曾經此過一宿草為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度沉河
數次河狹水淺兩岍泥深人馬多陷晚度黑松林先大先往予
與勉仁隨後見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
飼馬日沒復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
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室肅須
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于半山間逾時復上馬
下至平川而路多沉淖且陷益難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云
嶺初九日發飛雲嶺行二十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
馬已見虜列陣以待

上飭諸將嚴整行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三人下馬被
甲復上馬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於山谷中少頃遣人來

偽降先是

上嘗度虜必為乞降預書招降敕一紙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在陣前召取敕幼孜遂馳馬至前以敕進

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敕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駐兵於
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疲殊甚忽得皂隸一人載水一
瓶宿飯一盃至予三人用水淘食之甚甘忽見行陣動亟馬上
前行俄聞砲声而左哨已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即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
室燾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喘曰
何故在此

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三夜方至營而

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又復飢渴移時忽有一皂隸至載
水一瓶飯一盃予三人即共食之又甘如午所食者乃亦一瓢
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貫夜三鼓方卧而風露頗寒以箭
掃地覆氈衫于上傍風冷襲人雖甚倦而目不交睫頃更已
五鼓乃起坐待天明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
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得
水遂往飲馬予與勉仁馬俱陷中泥時渴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
回解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予三人從者稍至取水就炊食畢
即行晚次

駐蹕峰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
玉翼中所頂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晚次

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
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北大弊一馬午次
廣漠戍婦大營

上逐虜於山谷間後大敗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

里度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

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競奔而前統響伏
發虜蒼黃度河我騎乘之生禽數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晚次
蔚藍山十五日發蔚藍山晚次寧武鎮十六日發寧武鎮晚次
紫雲谷十七日發紫雲谷晚次玉潤山十八日發玉潤山晚次
紫微岡十九日發紫微岡晚次青陽嶺二十日發青陽嶺晚次
清華原二十一日發清華原晚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

度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疾予駐馬先度上訖復以度先

大既度以為無水矣而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

復度兩河泥陷及馬腹馬行泥潦中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

無數幼孜仁馬幸免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

里入深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迴曲折如羊腸

日凡七八度登高下低馬力疲倦幼孜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暫

息盼望出峽口杳不可到復上馬逾數岡方至營晚次峽中二

十四日發深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晚次永寧

戍二十六日發永寧戍晚次長樂鎮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

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嘖嗜拂之不去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

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尔等記之望久下山營

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國初
始廢二十八日發通川旬晚次金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
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流處稍深先
令軍士伐木為橋以度軍馬晚次玻璃谷三十日發玻璃谷晚
次威信戌七月初一日發威信戌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
至馬通政携酒一壺相贈晚與方尚書數人飲得羅脩謨寄來
家書初二日發武平鎮晚次開平營于幹耳朵華言所謂宮殿
也蓋元時宮殿故址猶存荒甚礎石落於荒烟野草之間可
為一慨初三日

駐蹕開平初四日午發開平晚次琢州有小城在川中四面多
頽缺

上召賜瓜果初五日發環州晚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連度數河
水深及馬鞍兩靴俱為水所浸登岍脫靴傾水去濕襪靴扭乾
裹脚復穿濕靴上馬更行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
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發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柏兩行仍
在但蕭條寂寞不能無感也觀望良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
初八日發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
城中

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群豈能至此縱能至此斷其歸路
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石晚次龍門上上兩山對
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山水泛時此處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之者崖石懸處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鐫
磨崖碑

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關十一日發燕然關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長安嶺次鎮安驛十三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懷來次永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永安甸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詔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

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

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金文靖公後北征錄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師六師往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守羅等馬步官軍凡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光大賚予楊公勉仁偕扈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晴晨發清河午至沙河

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

午後復雨二十日晴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途中多泥馬稍艱

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十一日早陰晨發隆慶州至榆林兩午

後至懷來下營雨不止二十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

晴二十三日晴早發沙城午次雞鳴山大風二十四日晴晨發

雞鳴山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晴晨發泥河午次宣府大風雨下

即止是日穀雨二十六日晴次宣府二十七日晴晨發宣府午
次宣平大風二十八日早晴晨發宣平午次德勝口晚次風下
雪二十九日陰晨發德勝口度野孤嶺風寒午後次吳和三十
日風寒次吳和寄家書與李都御史帶回北京四月初一日甲
辰晴次吳和初二日晴次吳和寄家書與太常朱少卿帶回北
京初三日晴次吳和初四日晴次吳和初五日晴移營於吳和
北十里沙城初六日晴次沙城大閱軍士初七日晴次沙城初
八日晴次沙城初九日晴次沙城李都御史至得家書初十日
晴晨發沙城午后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陰晨發紅橋午後
次凌霄峰即兀出于伯顏兩連霄不止甚寒絕薪光祿寺至昏
黑方送飯上未畢無湯遂罷是夜馬無草僕衣皆濕不得飯食
十二日早雨止陰食後發凌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

三日早陰微雨午前次五雲關即哈刺罕有水十四日晴霜寒
次五雲關十五日晴晨發五雲關午次高平阜即忽牙撒里充
十六日晴晨發高平阜午次殺虜城即荅虜城十七日晴晨發
殺虜城午次龍沙甸即阿蘭惱兒午後雨十八日陰晨發龍沙
甸午次錦雲磧午後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晴晨發錦雲磧
午次小甘泉二十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晴
晨發大甘泉午次清水源即馬塔馬二十二日晴次清水源二
十三日晴次清水源二十四日晴午發清水源晚次也雲谷無
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食二十五日晴早發也雲谷午次玉
雪岡是日小蒲二十六日晴午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
十七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鳴轂鎮二十八日晴午發鳴轂鎮
晚次清風壑無水大風患瘡以為坐馬難二十九日晴早寒晨

北征錄 十三
發清風壑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晴早寒發歸化甸午
次楊林成初二日晴晨發楊林成午次禽胡山初三日晴次禽
胡山瘡甚

上命太醫院判韓公達賜膏藥初四日晴次禽胡山初五日晴次禽
胡山晚大風夜雨初六日晴次禽胡山大風初七日陰大風寒
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成初八日陰風寒已時發香泉成午後
次廣武鎮即哈刺奔來夜雨初九日陰次廣武鎮午后大雷雨
下雹如雪積地二三寸初十日晴晨發廣武鎮午次懷遠塞十
一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玉帶川即柴禿瘡愈是日芒種十二
日晴晨發玉帶川午次富平鎮即兀兒禿十三日晴午發富平
鎮晚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晴晨發翠幕甸午次長山峽
少水十五日晴晨發長山峽午次至喜川十六日晴次至喜川

十七日晴晨發至喜川午次環秀岡十八日晴午發環秀岡暮
次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晴晨發野馬泉午次蒙山海二十日午
發蒙山海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晴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
泊二十二日晴次通泉泊二十三日晴晨發通泉泊午次飲馬
河微雨晚晴一十四日晴次飲馬河二十五日晴次飲馬河二
十六日晴次飲馬河是日夏至二十七日陰晨移營於飲馬河
北十里九五度河至營兩午後復晴暮天雷雨二十八日陰次
飲馬河二十九日晴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度河午前次
飲馬河西三峰山六月初一日壬寅晴午前發三峰山晚次飲
馬河清流港初二日早微雨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
里復晴下營昨午炊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三
日晴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

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迹之所舊嘗建
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
子一醜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
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陰微雨午晴次雙
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晴
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該無水是日前稍馬
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道初六日晴晨發三峽口
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蒼崖峽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蒼
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寧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
列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

上躬擐甲冒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
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
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

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
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二不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算
寇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

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晴次殺胡鎮
是夜馬無草失其青馬及海驕馬黎明令皂隸四出尋取不見
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殺胡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
目二人送所失馬俱來還問之乃出營十里餘西北海子上哨
馬者得之金知為予馬故以來還不覺為之大喜也乃取麩兩
椀勞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晴是
日頒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晴晨發迴流甸午出
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

火銃先擊擾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
一舟至亦遁去晚次双泉海十二日晴晨發双泉海午次平山鎮
十三日晴晨發平山鎮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
晴晨發清源峽午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晴晨發平川洲午
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三峰山
十七日晴晨發三峰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峰山東南下營未
待雷雨數點即止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

上皆賜以衣服綃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其回十八日晴仍賜其地
十九日晴晨移營於飲馬河北舊下營處二十日晴午後度飲
馬河凡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岍
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
馬河晚次青山峽陰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陰晨青山峽晚

次蒙山海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
馬泉二十六日晴晨發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晨發
環秀岡晚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晴辰時發至
喜川午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後發黑山峪晚次翠
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晨發富平
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微雨初二日晴大風仍次玉帶川初三日
晴晨發玉帶川午次懷遠塞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廣武
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
過香泉戍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瑛同
中官齋回北京初六日晴晨發禽胡山午次楊林戍晚下雨初
七日陰晨發楊林戍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初八日陰午前
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九日陰晨發清風壑午次

鳴轂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
玉雪岡午後起營晚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次清
水源十二日晴晨發清水源過大甘泉晚次小甘泉十三日晴
晨發小甘泉午次錦雲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磧午次龍沙甸
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殺虜城微雨晚晴十六
日晴晨發殺虜城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
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峰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峰午後次紅橋十九日晴
晨發紅橋午次吳和二十日晴仍次吳和二十一日晴晨發吳
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馬湊集馬幾陷泥淖中過土城始得
免午後次萬全大風雨馬無草息諱無柴不備晚炊二十二日

晴晨萬全全午次宣府午後下雨至更及雨止二十三日陰晨
發宣府同光大入城訪解文夫留片時即別午次泥河下雨二
十四日陰晨發泥河午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晚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晨發雞鳴山午次土墓二十
六日晴晨發土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晨發懷來午次永安
甸二十八日雨是日大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
大雨家僮来接晚奉

旨同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余與光大過新店度橋東行
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携酒共食之乃就卧將夜半日
尚未交睫二十九日三更起行秉燭行十餘里取昌平大路行
至沙河天明入人家作炊食後再行過清河大雨水平路泥淖
尤甚午後至家八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

駕由安定門入

上升殿羣臣稱駕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五公北征錄畢

光緒己卯臘月閱於雲溪驛館

微雪初積呵凍記此耕坡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

金文靖公實當幃幄之寄作北征

前後錄江右大叅儼菴舒城秦公

既自為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

之以言俾龍泉令嘉興姜君一臣

壽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衽
而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
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
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仇
強胡謂之漫師漫師者挫隋煬帝
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
謂之荒師荒師在滎主則亂在荊
主則劬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
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
師則不支至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
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蘖芽永清
沙漠謂之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

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予嘗
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不憚逐虜之
阨危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
經練已熟而於焚龍滅犁胡虜塞
之策悉已素定於胸中且以正興

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
之敢犯耶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
遠文靖藝營宿將白戰無前是錄
之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邊塵不
驚於是乎驗况今伊傳居禁中頗
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夏
之防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

續也於是乎書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葉悅
書于西昌之乾坤一寄樓

北征錄後序

終

新刊楊文敏公后北征記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兼謙身殿大學士 楊 榮 著

永樂二十二年歲正月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奏虜寇阿魯台所
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弒主虐人違天逆
命數而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何況下人忠曰雖天地大德無物不
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待之至是召公
侯大臣計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群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
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

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

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
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
令者誅

二月丁未朔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
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
典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
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人金忠率壯士為
前鋒安順伯祥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

上諭諸將曰為君奉天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
外撫四夷一視同仁歲期生遂彼為民患則亦不殺逆賊阿魯台
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思為
讐侵擾邊疆毒虐黎庶逆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搃其巢穴

焚其積聚寇之微命危如人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
理但體

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真萬一其能改也而獸心終焉不
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誠
能奮月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方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
往懲哉

四月丙申以親征胡寇告

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丙酉車駕發

北京次唐家嶺癸丑發唐家嶺次龍虎臺遣太常寺臣祭告居庸

山川丙辰發龍虎臺度居庸關次岔道丙辰次懷來丁巳次土木

陞陝西行都司指揮劉廣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

都司事戊午勅各城堡嚴哨嚴謹守備己未發土木次長安嶺事

諸將

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

赤城梁文次雲州○發雲州次雲門○發雲門次獨石○

發獨石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虜謀者言虜者

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道及冬大雪交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

北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谷蘭納木兒河越荒漠以避所以遣謀者

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則歲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里禿為都指

揮食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次西涼亭○發西涼

亭次興安五月○朔次威虜鎮○發威虜鎮次環州○發環州

變洛○次開平是日兩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師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

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

方用此輩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甲召學士楊榮金幼孜

生陞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王而俱燬

惟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勅遣中官伯

刀苛及所獲胡寇賫往虜中諭部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來歸與

朕所以待窮者之歸皆爾等所知天地鬼神實監臨之此何負彼

而比年以來寇彼我邊鄙屢剽我烝黎累累不戢其敦之過也朕

聞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如徇將士之志

奮雷霆之威被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有餘命哉朕體

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諸曠遠之地豈徒全其
餘息亦猶冀其或改而自新也迺數心弗悛日增月益比吾邊氓
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夫為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
人其所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被順

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貝賚仍授官職聽擇善地安生
樂業朕之斯言上通

天地毋懷二三以貽後悔**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
骸為叢塚瘞之

上親為文祭焉**丁亥**發開平次武平鎮**戊子**召諸將論曰古謂武有
七德禁暴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
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聞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種

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
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
意**己丑**發武平鎮次威信**庚辛卯**發威信次通川旬**壬辰**次長
樂鎮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待

上曰漢高祖過泊人虜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
庶幾也榮等對曰有忘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癸巳**次香泉泊**甲午**次環翠岡**乙未**次
永寧戊**丙申**次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雨重車皆在後

上諭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為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
曹操所以屢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
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迎之**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

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酗之失也朕嗣

先帝鴻業兢兢焉唯恐失墜雖今軍旅之中君臣盃酒之歡不敢忘

也尚相與共勉之英國公張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戊戌**次威遠川**己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為言亦將以垂示吾

子孫俾有所警勸遂命向侍歌之群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

皇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沽醉而罷**庚子**次陽和谷**辛丑**次雙泉海**壬寅**次覽秀川

卯次錦綉岡

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乙巳**次錦霞積**丙午**次翠玉峯勅寧陽侯

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乎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

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

前鋒命爾先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市偵邏如有所得星馳

奏未次鳴王潤**戊申**次清莫刊**己酉**次和查谷

庚戌次紫斯岡**辛亥**次清泉泊**壬子**次通流澗**癸丑**次金沙樂寧陽

侯陳懋等得胡寇馬九匹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慎不可怠忽

甲寅次秀水河**乙卯**次王壘峯**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

虞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毋怠孔子行軍必臨

事而慎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清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屢發

萬全**丁巳**次凌雲峯**戊午**次王沙泉

上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

奮

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已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
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
馬者而皆良民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
過河魯魯亦勿殺生擒以乘（德甲）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繼進行數十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蒼蘭納木兒河
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
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
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已酉）發河上次蒼石
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廻三百餘
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
忠勇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印山咸無所遇以糧乏故
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憂歸途尚遠
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
等諭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
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冰一粟於
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
於是兵部尚書李璣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鏖虜之穴
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跡雖有數輩如大羊羈七偷生窮漠之
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

上悅遂命班師（丙子）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於是

上率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發

雲屯次蒼石澗諭諸將曰今大軍南旋將士既未嘗見敵必有怠

心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以嚴後仍戒飭軍中晝夜警備
當如寇至丁卯次清流峽丙辰次富平川巳巳次長清戊庚午次
懷柔旬壬申發懷柔旬次寧遠鎮

七月甲戌朔乙亥發寧遠鎮次迴流灣丙子次清虜鎮丁丑次峭

石川戊寅次群王峯己卯次雙清島庚辰次清水原道旁有石崖

數十丈命大率士楊崇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

過此也辛巳次豐潤池壬午次長林壑癸未次廣平川甲申次遠

安鎮乙酉次通津成其地平廣多瘳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不為寇矣

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畏而避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

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丙戌次盤古鎮丁亥次

鞏岡

上御懷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崇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中矣

上頷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

付之朕惟優存養年享安和之福矣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

屬心允稱

皇上之付託

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而退戊子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

部尚書呂震廣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成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庚寅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制

上崩內臣馬雲孟驥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家召大學士楊榮
金幼孜入議喪事遂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
如常儀三月重舉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
遺命馳計

皇太子癸巳次連雲磧甲午次黑河戊申次宣威鎮丙申次廣

漢川丁酉次青楊峽戊戌次聞喜關己亥次白沙河庚子次香泉

泊辛丑次通川旬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

八月癸卯朔靈奉度開平次雙塔甲辰次威虜城乙巳次西涼

丙午次隰寧丁未次雲州戊申次赤城己酉次鵬鵠

皇太孫奉

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誓徹天地

次廣靈縣入居庸關文武百官縗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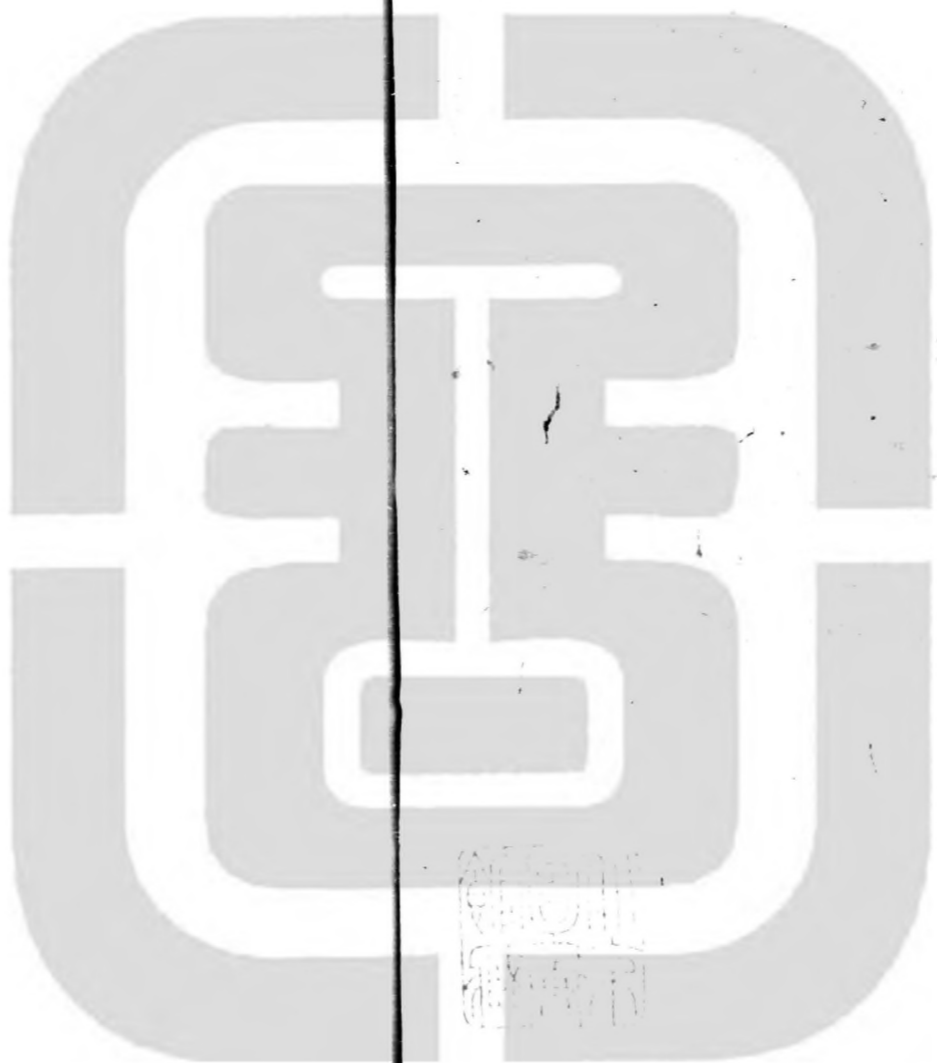
服哭迎

皇太子親正殿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二仁智殿加斂奉納梓宮

弘治甲子季冬

劉氏安正堂刊

新刊楊文敏公北征記終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